

关东奇人传





关东奇人传

1026370

中国文联出版社

关东奇人传

黑龙江省文联图书编辑部编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北京展望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插页 204千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____58,000册

书号：10355·278

定价：1.50元

D-824

目 录

她在丛中笑	贾宏图	1
生当做人杰	肖复兴	24
牺牲，不仅仅在战场上	王 颖	80
励精图治	程树榛	115
在大时代的弯弓上	蒋 巍	180
第十个书记	巴 波 韩梦杰	210
关东奇人传	刘宾雁	236

她在丛中笑

贾宏图

“一个被判过刑的工程师要当副省长了！”

这爆炸性的新闻，从松花江畔的哈尔滨传出，很快飞到了黑龙江省的城乡市镇。人们在打听，在议论，都想尽快知道个究竟。

这是真的吗？连当事人——哈尔滨市二轻局总工程师安振东本人都不敢相信。尽管前不久，中央书记处派来的工作组曾找他长谈过，此后，又询访了七十多位各方面的同志，了解他的情况。

“谁不知道我的过去？……再说，自己连个党员都不是。大概想让我当省政协委员或者全国政协委员吧！……唉，别瞎想了！”老安熄灭手里的香烟，急匆匆地走下楼，骑着自行车下工厂了。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从黑龙江省展览馆剧场这座哈尔滨最雄伟的现代化会场里，传出一阵阵潮水般的掌

声。正在这里召开的黑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选举议程正在进行。

大会副秘书长走到台前，高声宣布：“经全体代表投票选举，陈雷同志当选为黑龙江省省长，……安振东……等五同志当选为副省长！”

掌声，雷鸣般的掌声在宽敞的会场大厅里回荡。镁光闪烁，咯咯作响，省城各新闻单位的记者们，蜂拥着把照像机或摄像机对准新当选的本省各位最高领导人。

安振东站起身来，和大家一起鼓掌。也许是过于激动，他清瘦的脸颊有些微红，两眼由于不习惯于强光的照射而时时眯缝着。

他好象在用眼光寻找着谁。是在找他曾经工作过十五年的那个工厂的熟人吗？不会的，那个三百多人的小厂，没有省人大代表，连市人大代表也没有。啊，他一定是在找她！那个在关键时刻改变了他命运航道的厂党支部书记。可是，她肯定不会来的。她连列席代表都不是。

安振东收回了目光，又使劲地鼓起掌来。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她。他两眼湿润了。

我们的故事还是从她开始吧！

不寻常的女书记

史无前例的年月，连春天都来得晚。

一九七〇年四月，已经到了开江时节，可松花江还是

冰捂雪冻。江畔长堤上冷清得没有一个人影，只有未抽芽的柳枝在寒风中抖动。那个昔日曾吸引无数游人的凌空欲飞的天鹅雕塑，如今已变成一堆被残雪淹没的碎块。哈尔滨，这个被誉为天鹅项下的一颗珍珠的美丽城市，在灰蒙蒙的雾霭笼罩下，黯然失色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同志，迎着扑面的寒风，步履沉重地走进松花江畔的一个小工厂。她个子不高，衣着朴素，梳着齐耳短发，一双明亮的眸子闪着智慧的光，隐隐约约流露出几分忧虑。

这哪里象个工厂，简直是个破杂院。厂房是几间“弯着腰，拄着棍，碰到雨天掉眼泪”的破茅屋，从里面传出老掉牙的皮带机床的呻吟声。那贴在墙上的红红绿绿的大标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已被寒风刮得残破不全了。不过，厂部办公室倒相当别致——是悬在厂房半空的“楼阁”。厂子太挤了，没有办法，只好向空中发展。厂部的领导人每天顺着颤悠悠的梯子爬上爬下，真是名副其实的“上层建筑”。

她叫陈秀云，刚刚被“解放”，是从东光皮革帆布厂调到这里担任厂“革委会”副主任的。摆在她面前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

人们告诉她，这是大跃进时代街道妇女办起的工厂，是靠灌瓷瓶、打马掌钉维持生计的。这个厂子穷到要买个帐本都得向个人手里借钱去。厂子里设备老得不能用，曾从别处借来一台象样的车床，后来人家自己要用拉走了，

开这床子的工人还哭了一场呢！

人们告诉她，这个厂子也兴旺过。那是在1967年，从大工厂下来一个叫安振东的工程师。听说他有技术，大家乐坏了，七手八脚地给他弄了个包装箱当桌子，垒了几块砖当凳子。他便坐下来自己设计，自己动手，制造了一台硅整流器，又手把手教大家做。机器送到电工商店，不几天就卖出去了，大家才有了工资。接着，老安领着工人们开始成批生产整流器，质量挺好，用户欢迎，当即纳入了国家计划。厂子兴旺起来，挂上了“哈尔滨市整流设备厂”的牌子。哪想到，这个工程师还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上面派来的宣传队把他揪出来，赶到车间去，边劳动边接受批判。这么一来，全厂又没活干了，工资也开不出。

全厂几十双眼睛望着这位新上任的负责抓生产的“革委会”副主任。说实在的，那年头的领导说好当也好当。抓革命，促生产呗，工厂黄了怕什么？全国一片红不就很好吗？可陈秀云没这么办，她既没召开批判会，也没发表激动人心的“就职演说”，而是不声不响地下车间了。

“唉，怎么非派个女的来不可！”工人们泄气了。

陈秀云只当没听见。她穿上一身半旧的工作服，钻进了低矮的厂房。在工人堆里长大的她，知道一个干部、一个共产党员带头作用的重要。可现在，工人们却无动于衷，眼看着厂领导在劳动，他们照样东一堆西一伙地干私活，甩扑克，发牢骚。车间里，云遮雾绕，叶子烟味比机

油味还呛人。

从昏暗的角落里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陈秀云走过去，只见一个人穿着件半长不短的破蓝布褂，头发胡子老长，弯曲着身子，正抡着一把手锤吭哧吭哧地敲打着一块铁板。

“啊，陈主任！”那人神情紧张地直起身来，头低着，两手垂着，显得规规矩矩。陈秀云看见他的发梢额角闪着亮晶晶的汗珠，手上还有血迹。他就是安振东。

“老安，你忙吧！”陈秀云转身走了，心里不禁一阵酸楚。唉，无论怎么说，他是个人，怎么给整成这个样子！就算有罪吧，可他有技术，难道只能让他抡锤子不能发挥他的技术专长？

“老刘哇，我们厂子有个工程师，技术上很有一套，可是还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我想让他上来抓技术！”陈秀云这天一回到家里便对丈夫说。

“什么？”老刘放下手里的饭碗，“你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人也得吃饭，工厂也得生产。要生产不用技术人员行吗？”陈秀云毫不含糊。

“用什么人也不能用反革命！你这个人忘性咋这么大！伤疤还没好，就忘了疼！”老刘生气地把饭碗一推，闷头抽烟去了。

“是呀，老刘说的也不为错。批斗会上大哈腰，寒天腊月挂着大牌子满街游斗的罪我没遭够？这个楼几十户人

家，哪级干部都有，可最先戴高帽子游街的是我。为啥？就为我当团支部书记时，发展过几个出身不好的团员；当工会主席时补助过出身不好的生活有困难的工人。老刘是物资局的中层干部，自己挨斗受批他不在乎，可我每次被游斗之前，他总帮我穿好棉大头鞋和皮大衣，送我到工厂，又早早站在寒风里等我回来，安慰我，开导我……他的话，我能不听？！”陈秀云十分理解丈夫的心，但她又不能不想：“可我是个党员呐，党派我到这个厂子来抓生产，我能眼看着工厂生产上不去工人开不出工资？记得来厂前，还在被监督劳动的老区委书记曾对我说：‘秀云呐，你是区里第一批出来工作的干部，任何事情都要按党的政策办，不要怕！’对，要按党的政策办事。党不是说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吗？发挥老安这样的人的技术专长，有什么不可以？再说，他究竟是不是反革命也值得怀疑。这年头，多少好同志不是都被诬陷为罪人了么！”想到这儿，她主意已定。

几天后，陈秀云向厂领导们提出：“应该把安振东从车间调上来，负责全厂的技术工作。”这个建议，象往热油锅里扔了把盐，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人瞪着疑惧的眼睛，有人当场站出来反对：

“你吃了豹子胆了，当前阶级斗争这么尖锐复杂，你竟敢起用一个反革命！有你好瞧的！”

陈秀云激动地站了起来：“工人们反映安振东技术上很有一套，而且对这个厂子的发展有成熟的想法，厂子的

生产要上去，必须起用安振东！”

“可他是历史反革命！”

“对他的历史问题，我也了解到，”陈秀云沉着地说，“他出身贫苦，两个叔叔都是革命烈士，他本人参加过儿童团。五一年大学毕业，五四年就被提拔为工程师，还多次立功受奖。那个历史反革命问题，是因为他读中学时参加过三青团。五七年‘大鸣大放’时，他因对‘历史反革命’的结论不服，写了大字报，被判了七年刑。在劳改期间，他搞了四个科技项目，立过三次大功，提前一年多释放。这样的人，我们为什么不能用！”陈秀云义正辞严，终于说服了大家。

安振东被起用了。两行热泪从他瘦削苍白的脸颊上潏潏而下。他怎么也想不到，在那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能再紧的年头，居然还有人敢用他这个“历史反革命”。他伸出两手，在破工作服上使劲蹭蹭，紧紧握住陈秀云的手，声音颤抖地说：“党组织还这样信任我，我……我一定好好干！”说着，向陈秀云交出他对全厂生产十几项短线产品设计的建议书和已经画好的图纸。这些建议和图纸，都是安振东在连续的批斗和繁重劳动的间隙写出来画出来的。陈秀云接过来，眼睛禁不住湿润了，心想：多么好的同志啊！一九五八年，他才二十多岁，就被关进监牢。莫大的冤屈，曾使他想了结自己的生命，可一想到党和人民的培养，他又振作起来了。妻子来探监，他一不要吃，二不要穿，而是要了半麻袋书。对着昏暗的灯光，他看书，

学外语，通宵达旦。在劳改工厂，他看到铸造车间烟熏火燎的，天车吊个部件连位置都看不清，便自己动手，搞成了无线电地面操纵器。犯人们讽刺他：“大发明家，你还不是和我们一样蹲小号！”安振东不理睬，又为齐齐哈尔市公安消防部门搞成报警、记时、录音、鸣铃、出车全部自动化装置。公安部召开九城市会议，推广这个“犯人”搞成的项目。蹲了五年零八个月大狱的安振东，因功提前获释， he 可以和亲人团聚了。可为了给监狱研制新产品，他延期数月才回家。这样一个对祖国无限忠诚的知识分子，文化革命中又被当做垃圾处理到这个小厂……

“老安，党和人民是了解你的。你大胆地干吧！”陈秀云推心置腹地说。此刻，陈秀云真有一种相识恨晚的感觉。人才，真是难得的人才！为啥把他扔进泥坑，为啥偏要向他泼这么多的脏水！？

然而，安振东刚刚开始工作，大字报就贴出来了。“陈秀云是反革命安振东的黑后台！”“陈秀云重用坏人没有好下场！”宣传队呼呼拉拉开进来了，停止了陈秀云的工作，还组织党员干部批判了她七天，把她关在黑屋里，要她写检查。

天低云暗。陈秀云透过狭小的窗子，望着阴沉沉的天空，多少心里话，何处去诉说？多灾多难的祖国，几百年来你受尽欺凌，不就是因为一穷二白？祖国的强盛繁荣是和科学文化的发展相联系的。可为什么在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度里，懂科学、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命运如此蹇连！

看看眼前这个工厂，本来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安振东来了，领着工人制造整流器，工厂绝处逢生，柳暗花明。对这样一个懂技术、有贡献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老揪住他的小辫子不放呢？

几天过去了。陈秀云面前还是那张白纸，她想写的不能写，她不想写的，谁让写也不行！

宣传队狠抓“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生产下降，上班时间甩扑克的人和开会打呼噜的人越来越多。上级领导发现了问题，撤走宣传队，调整了领导班子，陈秀云担任工厂党支部书记。

陈秀云励精图治的第一个决策，是再次起用安振东。又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领导班子内才以四比一通过继续让安振东负责全厂的技术工作。

奇迹出现了。就在十年内乱期间，我国整个国民经济蒙受严重灾难的时候，这个街道小厂却在稳步前进，无论是产值、利润、厂房面积、资金，都成倍地增长。目前，这个工厂能生产十二个系列、近百种规格的整流器和其他电器产品，其中有两项产品填补了国内和省内空白。产品质量连续被评为全省第一名。一九八〇年，这个厂就被评为省的先进企业了。

陈秀云捧回了省政府颁发的奖状，全厂工人喜笑颜开，连当年泄气的也说话了：“没想到陈书记真有两下子！”

陈秀云是有两下子。在这动乱的年月，她思考的不是个人的安危和荣辱，而是工厂的生存、国家和民族的命

运。为此，她从泥沼里捧出一颗明珠，让它去照亮一线天际。自己沾了满身泥污，她也心甘情愿。

房子的风波

那是一九七三年春天的一个寒夜。

已经过了下班时间，昏暗的汽车站台上还挤着许多等车的人。那时，干什么都困难。哈尔滨流传着这样的民谣：“要买菜，排长排，上汽车用脚踹。”说的是买菜乘车之难。经过三次“冲锋”，陈秀云终于挤上了去香坊的公共汽车。

唉，老安上班多不容易，每天要在公共汽车上挤三个小时！他的家太远了。有时一上新产品，他在工厂连轴转，晚上就往桌子上一躺。工厂没有食堂，他连口热饭都吃不上。这回到底累病了。今天，她代表党支部去慰问老安，顺便和他商量一件事。

当她轻轻推开安振东家虚掩着的房门，双方都很吃惊。老安夫妇没想到陈秀云这么晚赶这么远的路来看望他们。陈秀云也没想到，安振东正带病伏在桌子上画图纸。

“陈书记，快请坐，快请坐！”老安夫妇不知说什么好。

陈秀云环视着这间板夹泥的小屋，除了床就是这张桌子。老安在桌子上画图纸，孩子们只好伏在床上写作业了。

“老安呐，咱们厂子在道里东八道街腾出一处房子，有三十七八平方米，准备让你去住，你看怎么样？”陈秀云对安振东说。

“啊？！”安振东知道陈书记是从来不开玩笑的。但是，他想，这是不可能的，厂子有史以来第一次给职工解决住房，怎么能给自己？！

“不，不！陈书记，组织上的好意我领了，可千万不能给我，我……我还戴着‘帽子’！”安振东惶恐不安地说。

“我们商量过了，你对厂子贡献最大，家远，房子又小，你身体又不好，按贡献，按条件都应该分给你！”陈秀云诚恳地说。

“不，不！分给我，你们担的风险太大了，还是分给厂领导和老工人好。要说贡献，你比我大，你家的房子也挺困难！”安振东怎么也不肯接受。

是呀，住房难，对于这个小厂党支部书记也毫不例外。全家五口人，老少三辈，儿子、女儿都快比自己高了，挤在一间十三平方米的住房里，放上三张床，连摆桌子的地方都没有。为房子的事，这些年她也没少发愁。这次厂里分房子，陈秀云不是没有考虑。可她想，如果把房子留给自己，群众会怎么想？他们还能信任我吗？我还靠什么去要求别人！如果把房子分给安振东，他会感到党的政策的温暖，工作的劲头会更足，工厂的生产会上得更快。她思前想后，还是个人利益为小，党和群众的利益为大。在领

导班子研究房子时，她第一个提出要把这套房子分给安振东。

“老安，不要再说了，准备搬家吧！现在厂子还有困难，咱们好好干，把厂子搞好了，有了钱，多盖些房子，大家的困难都能解决。”

陈秀云走了。安振东一家站在寒夜中，目送着她渐渐远去的身影，他们泪眼朦胧了。这是一个普通的寒夜，又是一个不寻常的寒夜。老安夫妇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在那初陷铁窗的日子，他觉得自己是被遗弃在荒野的孤儿，寒冷和野兽随时会把自己吞掉。后来，他想，党——母亲还在，总有一天自己还会被母亲所召唤。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他感到一切都幻灭了，仿佛回到了茫茫的荒野。自从认识了这位普通而又那样贴心的党支部书记，他便感到一股暖流缓缓地流入自己的心田，冰冷的心又开始复苏了。火种还在，火是不会熄灭的。党还在，就在我们的身边。

“老安，我们的命真好，遇上陈书记这样的好人。”妻子说。

“是呀，是我们的党好，才有陈书记这样的好干部！”老安说。

天亮了。玫瑰色的霞光，透过窗子照进这间阴冷的小屋。可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早晨啊！

安振东搬家了。在无数专家学者被扫地出门，以山野为家，与猪狗为伴的时代，安振东竟戴着“反革命”的帽

子搬进了宽敞的新居。老安全家象过年一样高兴。几个孩子又蹦又跳，妻子不时地擦着眼角的泪。安振东深深懂得这不仅是家庭空间的增加，更重要的还在于作为人的尊严、做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存在，得到了党和人民的承认。而这，是他盼望已久的。

听说厂子的第一间职工住房分给了安振东，有人吹来了阵阵冷风，“咱们还不如反革命吃香……”告陈秀云的匿名信也寄到了上级机关。可不要小瞧匿名信，它是和大字报相媲美的一种武器。陈秀云可不在乎这一套。你来暗的，我来明的。看看光明和黑暗谁胜谁负。

在车间召开的全体职工大会上，陈秀云大声疾呼：“请同志们想一想，谁对厂子建设贡献最大？难道有这样为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地工作的反革命吗？难道我们只允许他拚命干活，就不应该给他以休息和学习的一席之地？”陈秀云平时说话轻声慢语，今天，她激动了，语调激昂。听着，听着，有的工人掉泪了。安振东捂着自己的脸，怕哭出声来……温暖啊，温暖，饱经严冬的人，终于得到了温暖。

陈秀云一不做，二不休。在分给安振东房子之后，又帮助一个犯过罪，现在为本厂建设做出贡献的助理工程师解决了住房，还想方设法为其他几个有突出贡献的同志维修和扩大了住房。

“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这是莎士比亚的感叹，这对于女共产党员陈秀云来说是完全不适用的。她常说：